

# 霓虹灯下的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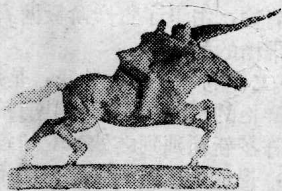
沈西蒙(执笔) 漠雁 吕兴臣



# 霓虹灯下的哨兵

《南京路进行曲》之一

沈西蒙(执笔) 洪雁 吕兴臣



解放军文艺社

1963年·北京

## 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等著

\*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旗坛寺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4号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北京阜外马尾巴九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3 $\frac{1}{2}$  插图10 字数95,000字

1963年12月第一版

196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 0.65元

## 第一場

仲夏。

南京路。

夜霧濛濛。

炮聲依稀。

童阿男悄悄出現在街頭工事里。回頭，一聲唸哨，林媛媛奔上，惴惴不安。

童阿男 林媛媛！

林媛媛 童阿男！

童阿男 你怎么才來？

林媛媛 我媽把我關在房間里，亏了娘姨幫我逃出來的。學生會的人呢？

童阿男 早跟周老伯歡迎解放軍去了，我特地留下來等你的。

林媛媛 那趕快走吧！

童阿男 （止步）前面有人！

林媛媛 是不是解放軍？

童阿男 不清楚。

林媛媛 是不是我媽？表哥？

童阿男 不象。

〔两人躲进工事。少顷，复又探出头来。〕

林媛媛 童阿男，我怕！……

童阿男 怎么，你后悔了？

林媛媛 我怕撞见他们，妈一定会把我送到美国去的。

童阿男 那先到我家去躲一躲。

林媛媛 我不。你看，这些慰劳品，我一定要亲自送到解放军手里。

〔一阵枪声。〕

童阿男 嘘——蹲下！

〔三两匪徒，簇拥着穿国民党军服的老开，鬼鬼祟祟地走来。〕

老开 当心有人盯梢。

老七 （从大楼里迎出来） 马处长！

老开 嘘——从现在起，我的代号，K。

老七 K先生，请吧！小舢板准备好了。笃定！马上送你出黄浦江。

老开 计划变了，美国人要我们蹲下来。

老七 蹲下来？

老开 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队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进大楼）

老七 好！

〔匪徒们随老开进大楼。〕

〔童阿男跃出工事，跟踪。林媛媛追上。〕

林媛媛 快走吧！

童阿男 不！这批脚色来路不明。林媛媛，我望风，你快去联络解放军。

林媛媛 你一个人……

童阿男 我会对付，你快去。

〔“媛媛——”

林媛媛 表哥来了！

〔他俩又躲进工事。

〔西装笔挺的罗克文，一手提着提琴匣，一手拎着旅行皮箱 过来。后面随着林乃嫻，她身着旗袍，脚穿高跟鞋，胖敦敦的。

林乃嫻 克文，看見沒有？

罗克文 （耸耸肩）眼睛一眨，連影子也不見了！

林乃嫻 （嗚咽起来）……找不到媛媛，我什么都完了！

罗克文 姑媽，你別哭，你一哭我的心更乱了。

林乃嫻 你真是個書呆子，連一个女孩家都看不住！

罗克文 我不相信表妹她真有勇气抛开我們，投到共产党怀抱里去。她的歌声已接近西洋水平，她已經看見自己艺术的頂峰，难道她願半途而廢，从此虛度一生嗎？这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思議的！

林乃嫻 廢話少說好吧！快去找找吧！

〔童阿男探出身来。

童阿男 喂，此路不通！

林乃嫻 （失色）唷，吓死人啦！

罗克文 （神定）哦，原来是你。

林乃嫻 什么人？

罗克文 学生会的。一个穷学生，碼頭上扛过箱子，南京路上擦过皮鞋。

童阿男 怎么，皮鞋要擦吧？

林乃嫻 好象是媛媛的同学？

童阿男 高攀不上，是两个学校。（跳出工事）

林乃嫻 对了，是在一个会里的。那天反飢餓是你領着媛媛去  
参加游行的！

童阿男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拉回去了。

林乃嫻 因为她肚皮不餓。小阿弟，不瞞你說，在这乱世当  
口，我家媛媛又不見了。

童阿男 是嗎？

林乃嫻 是的，你要是看見……

童阿男 对不起，我沒看見。

罗克文 姑媽，跟这种人搭訕沒好处。

童阿男 林太太，还是回家保險！共产党来了，不会碰你們一  
根汗毛的！

林乃嫻 講这話，說不定你也是个共产党？

童阿男 还不够資格。（进工事）

罗克文 共产党要这种人？！姑媽，走！

童阿男 喂！（罗走近）当心吃流彈！

〔林媛媛趁机跑走。罗克文发现，欲追，这时，匪徒走出大楼。他們  
换了解放軍服装。〕

短打甲 什么人？举起手来！

罗克文 老、老百姓，不要开槍！

短打甲 我們是解放軍，不要惊慌。

罗克文  
林乃嫻 （大惊）啊！解放軍！（忙回头跑）

短打甲 跑什么，回来！（走近）怪不得，一个戴眼鏡，一个穿  
高跟鞋，都不是好东西！

〔老开和老七出現在大楼門口。〕

林乃嫻 先生，我們是安分守己的人家……（露出老七）哎呀，

你不是丽丽舞厅的老板么？請你說句好話吧！

老 七 噢，林太太。同志，他們是安分守己的好老百姓。

老 开 哼！太太？老子就是來革你們的命的！（丟眼色）

短打乙 （指箱子）這是什麼？

罗克文 （拒絕）箱子。

短打乙 小赤佬，裡面一定是子彈。

罗克文 誰說的，是錢！

〔短打乙奪過箱子。〕

短打甲 （指提琴匣）這是什麼？

罗克文 梵娥琳。

短打甲 什麼？

罗克文 這叫小提琴。

短打甲 一定是機槍！（搶走）

罗克文 野蠻！

林乃嫻 克文，算了，走吧！（拖罗克文下）

〔老开率匪徒們走去。〕

〔童阿男突然出現在老开跟前，擋住他們去路。〕

童阿男 （張臂）哎呀，解放軍，辛苦了！我是來歡迎你們的。

老 开 你是？……

童阿男 學生糾察隊。

老 开 那我們會師了！

童阿男 會師了。請，去辦事處休息吧？

老 开 用不着，我們還有任務。

老 七 解放軍同志還有事。

〔匪徒們走去。〕



童阿男 喂！那边有地雷！

〔老开等改变方向。〕

童阿男 那边也有！

老开 那，请你带路。（见童阿男转身，猛不防一拳打倒童阿男，短打甲上前将童阿男打昏）

老开 搞干净，塞进阴沟洞里去。不然，我们在南京路上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

〔老开、老七跑下，短打甲、乙将童阿男拖下。少顷，“阿男！童阿男！”〕

林媛媛 （奔上）童阿男，阿男——（进大楼）

〔三排长陈喜率班长赵大大及战士上。〕

林媛媛 （出）解放军同志，反动派跑了。我的同学童阿男也不见了！

陈喜 八班长，追！（进大楼搜索）

赵大大 是！

林媛媛 我也去！

赵大大 （一楞）子弹不长眼睛，把你打伤了，咱可赔不起。

（顿足）不要来！（下）

陈喜 （出）回来，你回来！

〔林媛媛跑远了。〕

“三排长，陈喜！”

〔地下党员周德贵，带连长鲁大成和指导员路华上。〕

鲁大成 逮着了没有？

陈喜 溜了！

鲁大成 这帮土匪，在南京路上和我们打游击了。（拔出枪）周

老伯，看我抓活的！（下）

路华 那两个青年学生呢？

陈喜 女的跟八班長追去了，那个叫童阿男的不見了。

周德貴 不見了？快走！

路华 周老伯，你們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护厂护校，迎接了解放；搜索殘匪，你又亲自带路，够辛苦了，你休息吧！

周德貴 怎么？看我周德貴年老了是吧？不中用了是吧？同志，想当初我在这条馬路上和英国人打过仗，冲过鋒，二十五年前，我就是个兵了。閑話少說，（招手）跟我来吧！

路华 （向陈喜）走！

通信員 （上）报告：紧急命令！

路华 （接过命令）快到前边去，請連長回来！（通信員跑下）

赵大大 （奔上）报告：發現一个妇女，起先見我害怕，后来向我要箱子，說她的箱子給搶了。

路华 （惊）什么箱子？什么人搶的？好好請她过来。（赵大大喊了一嗓子）別粗声粗气的，叫上海人害怕。

赵大大 是。（潤潤嗓子，小声，拖着腔）喂，大嫂，別害怕。过来，过来，俺們指导員請你。

〔林乃嫻战心惊地走来，抬头見一排解放軍站在跟前，忙又回头。〕

赵大大 回来，解放軍你怕什么？

林乃嫻 不怕，一只箱子，小意思，算了。

路华 一只箱子，什么形状？

林乃嫻 （比划着）不大，里面装了点……装了点……

路华 什么人搶的？穿什么衣服？什么样子？

赵大大 說啊，是不是穿我这号衣服的？

林乃嫻 （点头）是的，他，他說是解放軍！

赵大大 解放軍会搶东西？你——

〔林乃嫻吓得后退。〕

路 华 你別走，我們要調查清楚。

林乃嫻（心驚胆战）算了，当兵的，拿一点总是难免的。不过那只箱子，哪位長官檢到了，請打个招呼。（由手提包內取出一迭鈔票伸向指導員）喏，一点小意思，給弟兄們喝杯老酒。（見指導員在笑，于是又加两根金条）那，那就算我慰勞各位勞苦功高的將士們吧！

路 华 收回去吧。告訴你，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的兵，我們不拿群众一針一綫。

林乃嫻 不要不好意思，上海滩当兵的我見過不少，英国兵，美国兵，日本兵，中央兵，拿两根条子算不得啥！

赵大大（来火了）走！（林乃嫻吓得一跳）你把解放軍当成什么人啦？  
〔林乃嫻吓得陪着笑脸退去了。〕

路 华 赵大大，你干什么！

赵大大 这是什么作风！

路 华 这是人家的习惯。

陈 喜 真是大白天活見鬼了！

路 华 到了这儿，只好学着忍受点。

陈 喜 我看这是故意在破坏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名誉！

赵大大 我去把她抓回来！

路 华 不要妄动。沒調查清楚，这样做，反而会把事情弄糟的！入城守則怎么学的？

〔通信員領着魯大成、周德貴回来。〕

魯大成 指導員，什么事？

路 华 有新任务！

魯大成 好哇！上海解放，我正愁沒仗打，舟山，还是台灣？

路 华 南京路！

魯大成 什么意思？（看命令，失色）什么？叫我們站馬路？

路 华 对，就在这兒站崗放哨，守衛大上海！

周德貴 （上前握住魯大成的手）好極了，我們热烈欢迎你們！

魯大成 周老伯！我們野战軍打仗在行，站馬路，还是头一回哩！

陈 喜 好嘛！上海从我們手里解放，当然要由我們来站几天，看看大上海到底是什么玩艺兒！

魯大成 你少罗嗦，（示命令）这是叫你看玩艺兒的！

〔战士甲奔上。

战士甲 报告！在阴沟洞里發現一个青年学生。

路 华 人呢？

战士甲 来了。

〔战士用担架抬童阿男上，林媛媛跟在后面。

周德貴 （上前）阿男，阿男！

童阿男 （苏醒）周老伯！……那个特务……馬处长……把我打伤了……他現在的代号……（昏迷）

路 华 赶快送医院！

〔战士甲、乙护送童阿男下。林媛媛跟下。

周德貴 連長，指導員，那个馬处长，就是当年在南京路上杀害阿男父亲的凶手。現在，他又在南京路上潜伏下来了！

路 华 同志們，看来在南京路上站崗还不簡單哩！胜利了，可是一場新的階級斗争任务又摆在我們面前了！

魯大成 有党的领导，有工人階級的支援，站就站，走！

赵大大 上哪兒？

魯大成 我說你跟我一样，脑子里少根弦兒嘛。站馬路！

〔他們迎着朝霞，朝着欢迎的腰鼓声走去。

——灯 暗

## 第二場

南京路。

华灯初上。

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閃閃爍爍，海报《白毛女》和美国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争艳夺目。游园会門口附近，一陣鑼鼓声过去。

解放区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落。

叫卖“晚报”、“夜来香”的阿荣、阿香和兜售好莱坞电影画报、影戏票的非非，在奇装异服的人群中穿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阿 荣 夜报看哦！要看到美国赤佬在吳淞口吃败仗；要看到解放军演出《白毛女》，要看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夜报来哉！要看到游园会今朝开幕，有特别精彩节目，欢迎参观，欢迎白相……

非 非 （在阴暗处）影戏票要哦，《出水芙蓉》；画报要哦，好莱坞明星照片；夜总会，买一送一……（見阿荣，伸出手指，弯了弯）晚报！（阿荣过来）共产党給你多少鈔票！

〔阿荣无意理睬。〕

非 非 （拦住）今朝晚报，我统统包销！

阿 荣 滚开！

非 非 看見吧，（拍拍鈔票）鈔票！

阿 荣 （推开）送給閻罗王去吧！（走）

非 非 晚报！我要看好萊塢消息。

阿 荣 你听好：（大声）要看到美国赤佬吃败仗，要看到解放軍演出《白毛女》，要看到游园会有特別节目……

〔非非捏拳，无可奈何。阿荣高喊过去。〕

〔老七奔上。〕

老 七 非非，不妙，解放軍把住游园会門口，混不进去！

非 非 看我的，摆点噱头嘛！

老 七 不行，碰着一張熟面孔。真見鬼，万万沒想到，塞进阴沟洞里的小赤佬爬出来，一跃变成解放軍了。就是他在游园会門口站崗！你看，过来了！

非 非 （起腿）阿哥，你讓我走吧！

老 七 （抓住他）挡一挡，我去和老开碰碰头，今晚非把这个小赤佬扳掉不可。不然——

〔阿男着解放軍軍装追來。老七溜走。〕

非 非 （嘻笑迎上）解放軍同志，敬礼，你們赶走了外国赤佬，消灭了反动派，替我們上海人出了口气，你們劳苦功高！你們辛苦了，吸支烟。

〔阿男将他推开。〕

非 非 （迎上）請接受我对你十二万分的敬意！（塞过去两张电影票）好萊塢的。我請客。还有明星照片，（照片在阿男眼前一闪一闪）背后还有歌曲。（扭动身腰，唱起黄色歌曲）

童阿男 好極了，跟我走一趟！（一把抓住他衣服）

非 非 自己人，这算啥？

童阿男 這張傳單，誰撒的？（示手中傳單）

非 非 什么？傳單？（念）游园会，洗脑筋，要中毒，請当心！哎呀，我不知道！

童阿男 刚刚从你跟前跑过去的人呢，戴鴨舌帽的？

非 非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童阿男 不要装佯！你当我这个解放军是洋盘？走！你們是穿連襠褲的！

非 非 同志饒命！不是我，是他。（遙指）喏，那边——

〔阿男一回头，非非脫手逃逸。〕

赵大大 （上）童阿男！

童阿男 有，班长！等一等，我去对过跳舞厅抓个阿飞。

赵大大 （一怔）什么，跳舞厅？阿飞？回来！这个浪蕩兵！

〔赵大大正欲追去，两个修女突然迎面走来。見赵大大，忙站住。赵大大見修女打扮，愕然。手摸槍托。两个修女見状失色，忙掉头走。赵大大松了一口气。修女見他无所作为，便从他身后飄然而过。边走边向赵大大划十字，彬彬施礼后，匆匆跑走。〕

〔卷髮女人抱着大包小包礼物走过，見赵大大，向她身旁男人示意。〕

卷髮女人 唷，这个兵，好黑！咯咯……

〔回头，向赵大大献上一只小狗熊。不意，一个小錢包落地。〕

赵大大 回来！（还小狗熊，揮手）去吧。

卷髮女人 唷，这个兵好厉害啊！（下）

〔赵大大轉身，見地上錢包，拣起。〕

赵大大 喂，喂……

〔“夜来香要哦！”“买夜来香！”卖花的大瓣子小姑娘阿香，走近赵大大身旁，拦住他的去路。〕

阿 香 夜来香要吧？（赵大大躲开）請賞光，买一支吧。（赵大大背身）花是香花，你看看，有白兰花，梔子花，茉莉花，~~蘇~~

黛花，还有夜来香。請你随便揀一支吧！不相信，你拿一支回去，放在房間里，插在枕头旁边，到夜里保你特别香。你太太一定喜欢！

赵大大（不知所措）小大姐，你，你站远点好不好！

阿香 不要你錢，你聞聞好嗎？（把花送到赵大大面前）

赵大大 走开！（捂鼻）我鼻子不通。

阿香 唉！解放軍同志，做好事，买一支吧！你能买我一支花，就叫我阿香少餓一頓飯，少挨一頓打。你不曉得我卖花的苦衷，我是借了印子錢来做生意的。今天印子錢到期了，要还債；家里媽媽还在等我回去开伙倉，难道你不能可怜可怜我一个卖花的阿香嗎？

〔赵大大給她說得有些同情了。〕

阿香 买一支吧！（上前將花向赵大大軍衣小口袋插去）

〔这时，鎂光灯一闪，一美国記者持照相机过来。那記者若无其事。〕

鎂光灯又是一闪，操英語說：“謝謝！”揚長而去。

赵大大 回来，不准跑！（正欲追去）

〔非非伪装醉汉，跨狐步，搖摆过来，直向赵大大身上撞去。赵大大推开，非非就势倒在地上。〕

赵大大（边把非非扶正，边喊着）抓住他！抓住他！

〔誰知赵大大剛撒手，非非复又倒向他怀中。〕

〔其时，阿男追来。〕

童阿男 班長，出什么事了？

赵大大 快上去把那个外国記者捉住，把照相机繳下来！

童阿男 班長，这就是那个阿飞！

赵大大 快去，他对准我拍照！

童阿男 是！哈罗！（追去）



赵大大 (不解) 阿飞? 阿飞? ……

非 非 ……对, 我姓非, 叫非非。我是碼頭工人。

赵大大 碼頭工人? (同情地) 三輪車, 三輪車……

非 非 謝謝, 今天解放了, 我心头痛快, 喝了几盅。真是这个…… (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三輪車夫上)

赵大大 快拉走! 把他送到家里!

非 非 再見……

〔非非向赵大大, 一个立正, 又一个飞吻: “格得拜!” 三輪車夫拖非非下。

〔阿男推記者上来, 后面跟着看熱鬧的。

童阿男 走! 堂堂美国記者, 偷偷摸摸做啥! 班長, 是不是他?

赵大大 是他。把照相机交出来!

記者 你們有什么权利向一个外国記者要照相机! 这是違背国际公法的。你知道嗎?

童阿男 公法? 現在是什么皇历? 此地是什么地方? 难道还是你們冒險家的乐园嗎? 現在軍管时期, 你拍摄軍事崗哨, 破坏我們游园会! 你該当何罪!

〔群众哄然。

記者 什么? 游园会? 笑話! 我奉劝諸位, 这完全是騙人的把戏! 完全是政治宣傳! 完全是洗脑筋……

赵大大 住口!

記者 你們的民主呢? 自由呢? 可怜, 連一个人說話的权利都給剝夺了!

赵大大 現在, 就是沒有你說話的資格!

記者 我要控告! 向联合国控告!

赵大大 联合国? 哈哈! 新鮮! 他認識我, 我还不認識他哩!